邮箱：3213456266@qq.com
□主编：郝　良
□编辑：罗烽烈
□美编：杨蕙菱

石头的风度

□张淑清

石头，无论大小，高矮胖瘦，或者美丑，都是沉甸甸的，有分量，有气质，有风度。一块石头，无论落在何处，都是掷地有声，不会无声无息。石头，从山里被挖掘出来，经过打磨，有棱有角，成几何图形，或四四方方，或长短均匀。堆成一垛，坐在那儿，被装上车之后，嫁到不同的地域，在村庄的石头被砌成一堵墙，一个牛羊圈，或垒一栋房子。进城的石头，非同一般。必须严格筛选，反复打磨。作为装饰品，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，涂了漆，着了色，出现在码头、单位、酒店、公园及风景区。

在辽阔的村庄，石头是挑着大梁的，盖一所房子，修一处院子，统统是石头的功劳。多年前，祖父和三四个老人，在日上三竿那阵，背着手，到生产队门前，坐在一堵石头墙底，晒太阳。我搬个小板凳，和祖父们一起坐着。听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交流。太阳一天天升起又落下，祖父也一天天老去，石头墙沉默着，坐禅。安详地看着祖父们，头上下了一场一场雪。一个一个，割谷子似的，被村庄收走。人，活不过一块石头。一块不起眼的石头，它的寿命也比人长。就比如祖父晒太阳的那堵墙，生产队解体后，一排瓦房还在，院内的桃树，一年又一年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祖父睡在山坡上，很多年。我像一根树枝，嫁接到城市后，回老家探望父母。生产队的一排瓦房尚健在，墙也在，祖父却早已不在人间。每次回老家，途经那堵墙，我必停下来，沉思一阵，缅怀一阵。

在父亲看来，任何一块石头，皆有它存在的合理性。那些腌酸菜、咸菜的泥瓦缸、坛子、罐子都离不开一块石头压实。人累了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歇歇脚，看看云，看看一朵花绽放的细节。父亲犁地，把拣出来的石头，归拢在一块。修墙的时候，这石头就派上用场，令其成为垫脚石，大石头踩着小石头的项背，一步一步朝高处攀登。反正，父亲是不会浪费一块石头的。在父亲眼里，所有的石头，和粮食不差上下，值得珍惜，宝贵。我家盖过三次房子，所用石头基本都是祖父和父母亲，在山上一锤子一锤子砸出来的。赶马车拉回来，然后，一家人齐上阵，慢慢地垒起一座房子。

我们家几代人都对石头感情深厚，后来，我住进城市的鸟笼，远离了石头。混凝土结构的楼房，给我的印象不坚固，不踏实。它没有石头垒的房子厚重和充满烟火气息，总感到轻浮，不沉着，柔软无骨。我时不时地借休息日，在城市的公园、广场找一块大一些的石头，坐下来，把内心的兵荒马乱，沉淀沉淀。理一理思绪，和石头深度交流一番。说一说目前我所处的环境，谈一谈人和人之间的风云变幻。说到动情处，忍不住流两行泪，哭一哭也就释然许多。

石头的原乡在村庄，在山谷沟壑。石头，不择气候，不择环境，不择土壤。拿得起，放得下。石头是一个村庄的身体，石头家族形成一条路，一堵墙，一幢房舍。石头是一个村庄的命脉、筋骨。石头走过千山万水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那里成了石头的故乡。石桥、石磨、石碾、石狮子、石阶、石棺、石碑……

我有个报社的记者朋友，他平时喜欢收集五花八门的石头，放在他的书房壁橱里。退休后，他更是放开手脚，开车与妻子游遍国内的名山大川，所到之处，都要弯下腰，去翻捡，鉴赏山峰、河流、古道及海岸上的石头，遇到有美丽花纹和图案的石头，带走收藏。回到家后，他将石头分门别类，贴上标签，运用他的绘画天赋，给石头画画。我去拜访他，一进他家客厅，就看到一个摆放石头的玻璃柜子，石头上画着高山流水，鲜花鸟兽。一块普通的石头，被他精雕细琢后，成为一件艺术品。我看得目不转睛，张嘴想要，不好。人家不给的话，好没面子。就小心翼翼地问，一幅石头画多少钱？他愣了一下，继而哈哈大笑，说，你喜欢，我赠送你一幅就是。

又逢周末，记者朋友打电话，约我及两位文学界的老师，驾车到桂云花乡蛤蜊河捡石头。那条河流，至今没被污染。水质纯粹，干净，人畜无害。河道内遍布着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鹅卵石。我如约而至，怎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？

抵达蛤蜊河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看哪块鹅卵石都漂亮，都爱不释手。捡了一兜子，猫着腰，上了岸。朋友批评我，啥都捡。一大堆鹅卵石，被他一顿扒拉，三下五除二，就剩那么可怜巴巴几块。

我带着这几块鹅卵石回到城里，将其请到我的电脑桌上，写小说的时候，思维短路，就看一看这几块石头。灵感随着石头上美丽的纹路，升腾、燃烧起来。这些石头，它能够引我走入神秘的蛤蜊河，走入一个一个古老而又满身都是故事的村庄。我眼前的石头，一会儿是奔腾的骏马，一会儿是闲游的白云；一会儿是叮咚的小溪，一会儿是震耳的飞瀑，一会儿是我放荡不羁的前半生，一会儿又是我枯藤老树昏鸦的后半辈子。

我决定，在我有限的、狭小的房间里，给石头一个安放的地方，让这一块一块来自村庄、河流的石头，陪伴我余下的日子。在夜阑人静的时刻，沿着石头的脉络，回到久违的村庄。

秋月入梦

□任小蓉

昨夜的雨，下得酣畅淋漓，清晨的风，送来阵阵凉意，哗哗的流水声声熟悉，噫！莫非是巴山夜雨涨秋池！

俯视天子湖，清清的湖水溢出，一路欢歌一路顺风，奔到罗盘洞岩口，腾飞出一道瀑布，在深潭里溅起团团白雾，罩在弯弯曲曲的长生河上，一缕缕一团团翻飞升腾，与万斛城、人头山上的雾岚连接起来，绘出“秋水共长天一色，白鹤与黄雀齐飞”的秋景！

春是望，秋是盼来的。

春是播，秋是收获的。

但播种了，未必全部都有收获，有时天干水涝，病虫害，颗粒无收也是有的。但别担心，庄稼无收是一季，不像婚姻不和害一世那么麻烦。

大凡播种了，耕耘了，一般情况都有点收获。就说我阳台上面花钵里的辣椒苗吧，一个夏天，每天早晨把水浇饱，太阳出来火辣辣的，我就把它们端到阳台平面的阴凉处。晚上凉快了，又一个个端上去沐浴露水。几十天如一日，三伏天终于过去了，我的几钵辣椒苗长得青枝绿叶的，挂着红的绿的，大的小的辣椒，那含苞的开放的小白花向我亲切地微笑，是对我一个盛夏辛劳的回报。

一夜秋雨，其他几个花钵的月季、紫荆花、藤藤菜、红苕藤却干枯断枝，东倒西歪。我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将这几钵残花枯藤一一拔掉。我好像看到它们一枝枝哭丧着脸，倒竖着眉，怒气冲冲……哎呀，我的乖乖们呀，我也真是舍不得拔掉你们，可是地方这么小，必须拔掉几钵，能体谅我嘛！那辣椒苗也是让它现有的辣椒成熟了，也要扯掉的，再说，还等你们枯黄的枝节发芽长叶，岂不误了季节，哪有长期新绿，长期占着的道理？我要播种下一季蔬菜了。

几天后，我撒的黄秧白菜秧们冒出两瓣芽儿，顶着露珠，迎着秋阳，我似乎看到那是残花枯叶们再生的倩影！

回到书房，一只蝉儿躲在窗帘的褶皱里。蝉儿，秋风秋雨秋凉了，你吹活了一个夏天，如今累了，是想找个避风雨的地方吗？我见黑黑的蝉儿耷拉着脑袋，闭着双眼，不答应我。我轻轻地掠起窗帘，蝉儿“噗”的一声飞走了，留下一张完整的蝉壳……

入夜，秋月挂在天穹，不疾不徐，不悲不喜，像一位娴静的淑女，含情脉脉，把她的柔美洒向人间。

这个夜晚，风轻云淡，一片静谧。我端来一杯清茶，向月光致意。听我的青红辣椒们窃窃私语，看黄秧白菜儿萌芽顶瓣，望岩边枯叶飘落，却有夜风送来丹桂的味儿，不醉不行啊！

夜，在月光下流动，长生河水在浅唱低吟；天子湖水，桨声划过，双双对对映在清澈的倒影中，是迷人的甜蜜。

秋宵月色胜春宵，万里天涯静寂寥。

在这皓洁之夜，不如将思念的情结，化作粉红的请帖，邀请今夜一轮明月，让她在心里停歇，浓烈，做一个美美的梦吧！

这时，我的手机响起：我向今夜邀一轮明月，月光亲吻沧海与蝴蝶，琴声穿过放牧的世界，醉人的光阴在酒樽里摇曳！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人间烟火气　尽在南门口